

风/物/记

## 芥菜之约

谭武秀

一场初雪在金佛山登场，在夜晚静悄悄飘落，一夜间白了山头，仿佛在传递着天上人间的密语。当然，这种无言的传递，懂的自然懂，不管是动物、植物、山川、河流，抑或一块石头。

厚厚的积雪溶解之后，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不惊不诧。谁知，冷空气不与谁商量，又转身离去。暖阳持续高照，阳光肆意流泻。这个时候，山上山下的植物最能感知意想不到的问候，在冬天的温暖里绿意盎然。

蜡梅倒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出现，但今年仿佛开得更早更欢。蜡梅香气四溢，醉了整座小城。路过，我随手用10元钱买了一大束蜡梅，送给身边的小伙伴。不用言语，在温暖的冬天，用一束蜡梅传递彼此内心里的满心欢喜。

不曾想，在蜡梅入世的时候，芥菜也来凑热闹。芥菜，在湿润的土壤里滋养，悄悄长出喜人的嫩叶。这个消息，是杭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。

她说，你不是喜欢芥菜吗？周末我们约涛涛一起去乡里挖芥菜。

每年的芥菜不是在春节之后，二三月才会长出来吗？怎么在隆冬会有芥菜呢？我惊讶！

喜欢芥菜，还是源于这位姐姐。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生活，分享爱的朋友。她前年挖了好多芥菜，用细腻的情感揉成面皮，用芥菜和肉混成馅，包了饺子和包子，分送给身边的朋友尝鲜，向朋友们夸赞芥菜的营养价值和美味。当然，我住她楼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自然是新鲜的芥菜和蒸熟的包子，一样也不少。

从此，我对春天的芥菜情有独钟。即便日子再忙乱，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去乡下挖一次芥菜，体验一下劳动所获得的那份快乐。

去年初春，我去了城郊的一个朋友家。阳光绚丽，我去他家菜园子里转转。我突然发现了园子里有一片小植物与杭姐送的芥菜相似，但又认不准。赶忙挖了一株跑去向朋友求真相，他说是芥菜。

心下暗喜！与芥菜来了一场偶遇。挖了绿油油的一袋芥菜回家，小心翼翼地清洗一遍又一遍，放在盆子里，并准备好了面粉和猪肉，准备按照杭姐教授的方法包饺子吃。

此时，想起好东西是要分享的。我打电话邀请办公室的同事来包芥菜饺子吃，她以光的速度赶来，看见厨房里清洗好的芥菜，哈哈大笑，差点喘不过气来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问她怎么了？她说，你这哪是芥菜？是猪草！最后还补充了一句：猪能吃，人也能吃！

我不信任她，怕她与我开玩笑，发了图片给杭姐求证，果真是猪草。

阴差阳错，我们吃了一顿猪草饺子。也挺清香。有了这么一段挖芥菜和吃芥菜饺子的经历，再也不敢独自去挖芥菜了，因为山野里的草本植物长得太像，我无法分辨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

因此，接了杭姐的电话，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约定周末一起去挖芥菜。

我们去的地方也在城郊，杭姐如数家珍，她带朋友们到处挖芥菜，哪块土地里有芥菜，哪块土地里长势较好都了如指掌。

最初开始寻找芥菜的时候，还是对芥菜认不准。在杭姐的多次纠正下，芥菜的模样才慢慢长在心里。芥菜喜欢成片生长，只要找到一株，周围就会有更多的芥菜等待我们去挖。

我喜欢嫩嫩的芥菜，于是专挑长在杂草里面的挖。蹲在菜地里，越挖越带劲，绿油油的装在袋子里，特别喜人。

“别嫌弃那些看似长得老的芥菜，它们的作用可好了，含有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，平肝明目、清热降血压，作用可多了……”杭姐见我净挑嫩的芥菜挖，开始数落我了。

两个小时，我们转了三块土地，收获满满。分手时，杭姐和涛涛分了很多芥菜给我，毫不客气地接受了。当晚把芥菜一遍一遍清洗干净，期待着明天买肉回家包芥菜饺子，心里想着都很美，谁能与我共同分享如此美味呢！

在冬与春之际，年味也越来越浓了。忙碌了一年，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，静下心来倾听大自然的密语，比如蜡梅花开的声音、芥菜之约的心动、一只喜鹊飞翔时与凉风的拥抱……

(作者系南川区作协副主席)

作/文

## 时光倒叙

蒋水杭

音乐好比水滴进耳中，舒缓、微凉，再随着节奏如墨水在水中绽开。面向车窗，风扑面而来，夕阳拂着紧闭的双眼，它轻唤着我。

光

光诱惑着双眼，我十分眷恋这炫目的热烈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光定格的那一刻，影却在幻化，那是年幼在外婆家玩荡秋千，使劲太大，把身子荡到了楼外。我紧紧抓住把杆，双脚悬空乱蹬。我知道，找不回地面了。手软了，酸了。眼前一黑，轰隆隆一片……睁开眼，我靠在车座上，窗户开了一半，凉风拂来，带来活生生的实感，庆幸我还活着。只因那时，太过年幼，对危险、生死、未来，没有完整的认识。

耳中音乐并未完结，像眼前透透迤迤的公路。

时

时间仍在流逝，它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头。学习，当然也包括生活，只是时间的产物。时间对个体来说，一切也是相对静止的。音乐让我感受着一秒半拍的变化，体会每一时刻的情绪。我静静地闭上眼，身体似乎在跟着下沉，越来越轻。随着音乐去感受以往；不，是超越空间与过往的再次重合，也像抓住了未来的一个片段。细想，恐惧，孤独，彷徨，折磨。以前连光照都被时间挡住，又怎能看得清纷繁与简单。

时间或者说升学，早已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，那双眼向往着一间又一间光亮的窗户。我只好用回忆去安慰过往，这，有点像大人们说的岁月。

倒叙

音乐到最后一次循环，似乎从心底迸发，我不得皱了皱眉，疼并通透。回忆停在婆婆爷爷陪我，参加幼儿园舞蹈比赛，又像在北京比赛，电视台的记者总是对着我拍照，最后得了金奖，受到老师表扬。从此，我在长辈眼里，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乖乖女。很多时候，爷爷婆婆的意识，被现实所支配得不可逆，一直从未改变的方式在流动的时间中恒定运动。

音乐和爷爷奶奶的声音，似乎在争论冲撞，又像是些见不着意义的光辉：小时被婆婆朝送晚接；中学高中，每周回家，都有婆婆精心准备的两天美食；在老家的爷爷，周末准来一次电话，问我有没有学不懂的，问学校的生活，还给点零花钱……婆婆爷爷十余年聚少离多，我心头一紧，不忍回望。

耳机早没了声音，睁开眼，心也平静了许多。现实于我，总是有许多温暖。不管明天是阴是晴，都必须从容面对时间给我们带来的无穷挑战。

(作者系成都市龙泉驿区东上高级中学高二6班学生 指导老师：鄢小玲)

生/活/随/笔

## “书香”相伴



何仙草

游走四方，常常说走就走去旅行，停下来歇息一阵，发现留在身边的除了衣物，竟然有两样物件，一本《素书》，一盆“瑞香”。刚住进一家民宅，简陋的书桌上堆积着我的书籍，整理中发现了没有拆封的《素书》。赶紧拆了坐下来翻阅，竟然不肯放下，一生堆积的疑虑，终于在《素书》里得以释怀。

李白诗云：“我来圯桥上，怀古钦英风。唯见碧流水，曾无黄石公。”诗仙钦佩的黄石公即《素书》作者，一位秦汉时期的半人半神。说到此书能让吾辈凡俗之人捧卷忘食，当谢一代“良圣”张良。“圯桥进履”的故事里，子房还是一个逃犯，在圯桥遇到黄石公，经受了拾鞋穿鞋的考验，获得《素书》。子房有了《素书》，才有高祖叹服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子房矣”；子房有《素书》，才知“可有可无，时进时止”的人生智慧；子房有《素书》，“汉初三杰”的盛名里，唯独他可以寿终正寝。子房半生，日里捧着《素书》，夜里枕着《素书》，可他却没有黄石公的幸运，能赠书良人。子房挨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也没遇良人可传，只好遗憾地带走了书，枕玉玉枕下，保存五百年。直到晋书，这本书才重见天光。这样的奇书，何以躺在我书桌上？我无从说起。也许它一直在我身边，可我没有留意发现。今日可见，才知现在的最适合读它。书里有秘籍：不传于不道、不神、不圣、不贤之人。我非道神圣贤，但我有心习之。

依窗读书，有异香扑鼻，窗台只有一盆小花正开。这是我暑期匆匆搬家时，从之前的阳台上随手带来的一盆绿植。不记得我是怎么得到它的，是朋友送的？似乎没有可以送我花的友人。大概是自己随意在网上买的，连它的名字也不曾过问，就算可以装饰我的寂寞吧。记得去年的冬日它曾开花，满屋子馨香且温暖。我欢喜得手舞足蹈，仍不知她叫什么。今年的冬日一直不见阳光，时时雾霭紧锁，感觉得到肋骨里冒出的戾气。只有窗台上的这盆绿植，在与阳光争香，在与风霜比剑，在期待与我的交融。而此刻，一股熟悉的香气唤醒了我。花开了，开在我的隆冬。只见一簇簇的小粉花，躲在一张张绿叶背后，偷偷地笑，小心翼翼地开，吐出丝丝馨香，把本阴冷的清晨，感化得云开雾散，天地清明。我挣脱紧锁的愁怨，让这簇花香飘进心底。上网查证，她叫“金边瑞香”，是世界名花，与“和尚君子兰”、日本“五针松”共誉“园艺三宝”。

我何德何能，竟拥有“书香”二宝。也许这就是人生，放手该丢弃的东西，不足可惜，随即弯腰捡起的才是最该守护的。那捡拾起来的好东西，一定是自己的本真和智慧。

推开窗户，让瑞香飘进来，拿起《素书》，随意翻阅。有“书香”相伴，是自我安慰，也是自我激励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乡情正以温暖之名



周文权

当我们谈起村庄，故乡的月光，就会如影相随  
一缕沐浴着亲人  
一片挂在窗外的树梢上  
枝叶太软，托不起  
满弦的乡情，我只看见  
银月如钩

星夜静谧。遥远也有仰望之美，故土在哪里  
根就在那里  
日子越丰盈，我就越惆怅  
流星敲击心扉，每一颗  
都是璀璨的灯火

当我们谈起村庄，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朴素的乡亲鼓掌  
赞美蓝顶绿瓦的小楼  
干净整洁，南来的飞燕  
在堂前谱出一曲春暖花开

自来水流出的乐章  
是小日子从容的颂歌

人到中年，熟悉的事物时常相对而坐，乡音像候鸟的啼鸣，在指尖开花结果  
我试图让土生土长的文字习惯于草木，稼禾，以及羊群……

只是刚刚的一场冬雪之后  
新鲜的阳光，已将我返乡的诗行，拉长了几分  
正以温暖之名

(作者单位：潼南区政协)